



國際中國文學研究叢刊

第五集

寫本研究專號

王曉平 主編

鮑國華 石 祥 副主編



國際中國文學研究叢刊

第五集

寫本學研究專號

王曉平 主編

鮑國華 石 祥 副主編

上海古籍出版社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國際中國文學研究叢刊·第五集,寫本學研究專號 /
王曉平主編.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7.12

(國際中國文學研究叢刊)

ISBN 978-7-5325-8684-4

I. ①國… II. ①王… III. ①中國文學—文學研究—
叢刊 IV. ①I206-55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2017)第 302280 號

國際中國文學研究叢刊
第五集·寫本學研究專號

王曉平 主編

鮑國華 石 祥 副主編

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發行

(上海瑞金二路 272 號 郵政編碼 200020)

(1) 網址: www.guji.com.cn

(2) E-mail: guji1@guji.com.cn

(3) 易文網網址: www.ewen.co

啓東市人民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開本 787×1092 1/16 印張 16.5 插頁 4 字數 294,000

2017 年 12 月第 1 版 2017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325-8684-4

I · 3235 定價: 68.00 元

如有質量問題,請與承印公司聯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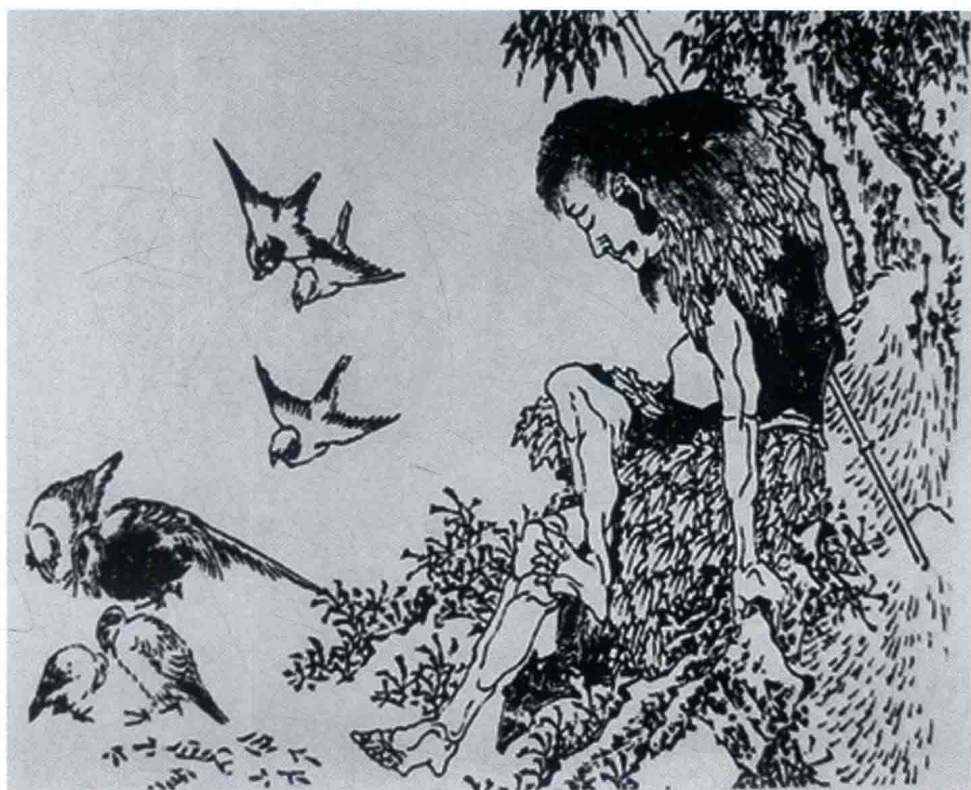
國際中國文學研究叢刊編委會

主 編 王曉平

副主編 鮑國華 石 祥

編 委(以拼音爲序)

曹 旭	陳平原	陳正宏	川本浩嗣
伏俊璉	高恒文	高建平	河野貴美子
李 怡	李逸津	劉 勇	盧盛江
孫昌武	孫 郁	王如青	吳伏生
夏曉虹	閻純德	閻國棟	余 江
張 冰	趙 季	趙利民	中西進



圖一 日本江戸時代浮世繪畫家葛飾北齋所作《倉頡造字》



圖二 日本浮世繪中描繪的習字場景



圖三 浮世繪中的江戸時代書法（一）



圖四 浮世繪中的江戸時代書法（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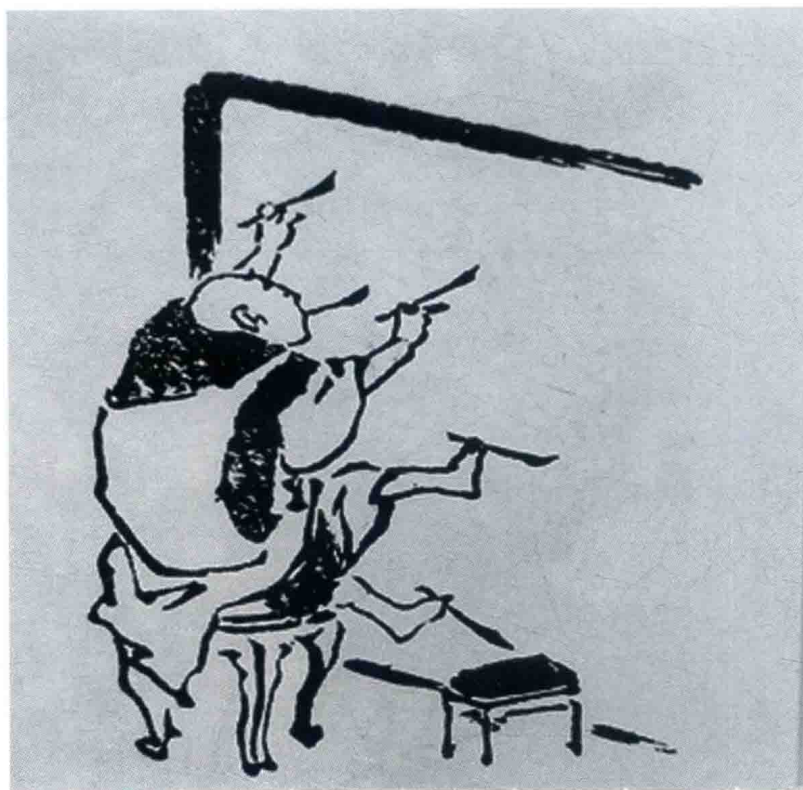
圖五 江戸時代女子與書法



圖六 江戸時代兒童與書法



圖七 明治時代私塾照片



圖八 江戸時代浮世繪畫家葛飾北齋描繪的“五筆和尚”空海

目 錄

漢文寫本整理與研究

中日寫本學術語的會通	王曉平	1
敦煌古寫本《降魔變文》與釋迦牟尼身世之謎		
——兼論美國漢學家 Victor Mair 的跨文化研究	洪 濤	16
亮阿闍梨兼意《香要抄》與古籍整理研究		
——以佛典為中心	梁曉虹	32
初論臺北故宮博物院藏《蒙求》古抄本	黃 昱	48
《本朝文粹》校訂本考察	于永梅	58
日藏中國文學典籍寫本雜考選譯	山田孝雄(徐川 譯)	65
魯迅《魏晉風度及文章與藥及酒之關係》彙校記	鮑國華	78
淺議日藏漢籍寫本釋錄中的規範	王 勇	113

寫本時代的文學

《萬葉集》與樂府系歌辭		
——從相聞歌到相聞四時歌	辰巳正明(張逸農 譯)	118
湯原王與娘子的贈答歌		
——從侘族對歌體系的角度考察	曹咏梅	130
近江朝漢文學的繼承與發展		
——以日本古代和歌與漢詩的交流為中心	大谷步(勾艷軍 譯)	140
家持之游覽與賦文學	鈴木道代(張逸農 譯)	151
鏡中映射出的心		
——西行咏中的“鏡”與佛道	荒木優也(勾艷軍 譯)	162

從《金剛般若經集驗記》看《日本靈異記》

- 以神身脫離故事為中心 山口敦史(劉芳亮 譯) 175

《日本書紀》注釋史與“日本書紀抄”之成書

- 以漢籍注釋的影響為中心 渡邊卓(張逸農 譯) 184

中外文學學術交流史研究

- 《千字文》在日本的傳播與影響 趙 瑩 196

- 藤澤南岳《和陶飲酒詩》考論 樊 昕 203

- 宮崎市定《論語》研究的特質 張士傑 217

- 郭沫若著作在俄國 宋紹香 229

- 沃斯克列辛斯基論中國 16—17 世紀話本小說的民間文學特質 李逸津 239

- 編後 256

- 《國際中國文學研究叢刊》來稿體例及徵引文獻格式 257

中日寫本學術語的會通

王曉平

打通中國寫本特別是敦煌寫本研究與日本書志學寫本研究，是日本漢文寫本研究的當務之急。而打通這一領域的學術術語，更是急中之急，惟其如此，纔有利於寫本文獻翻譯和研究中的互鑒。這裏將描述寫本內部與外部特徵的最基本術語，略加梳理，以便於論文翻譯和寫作中參照選擇。

用紙與傳本

西方研究拉丁文寫本和希臘、猶太、阿拉伯、波斯文原典的寫本學(Codicologie, Codicology, Handschriftenkunde)，或譯作手稿學，從中日文獻的歷史發展來看，兩種譯法均有道理。就古代文化研究而言，以寫本學更為妥帖。至於現代作家的手稿(日語稱原稿)，自然也可納入寫本學研究的範疇，因為在很多場合，它們的研究都離不開古文獻學的基礎。

寫本 寫本(写本,しゃほん)，手寫的書，印刷技術普及以前的圖書製作方法。根據其成書的情況，分為親筆本(自筆本)、稿本、清書本等。通常稱為寫本的，是指轉寫本，或稱傳抄本。日本保存至今的古寫本，漢文文獻寫本自不待言，就是日本人著述的寫本，絕大多數也屬於傳抄本。也就是說，日本漢文古寫本研究的主體，就是傳抄本研究。

手稿 草稿本(そうこうぼん)，手寫的書，與印刷的版本相對照，也有時指草稿、底稿(下書き、したがき)。

謄寫 亦曰謄抄。謄寫(謄写,とうしゃ)，即複寫。所謂謄寫本，與寫本同樣，指手寫的東西，特別是多用於公文書複製時。在中日兩國，相近的概念還有抄本(鈔本,しょうほん)，除了有與漢語相同的指稱抄寫書的意思外，還特指中世接受講學時的筆記和

摘抄本。

拓寫本 影寫本(影写本, えいしゃほん), 寫本之一種, 指在親本上直接鋪上紙拓寫, 是印刷技術普及之前的複製方法, 可以較為忠實地摹寫親本的字體、字的搭配、行數, 而不容易出現誤寫。

批注本 中日古代學者都有抄書讀的習慣, 而且邊讀邊批注(書入れ)也不罕見。在刊本或寫本上留下可貴的文字, 這樣形成的批注本也具有不小的文獻價值, 值得珍視。如日本南化本《史記》上面的批注, 便保存了很多佚文。

用紙 用紙, 日語中稱為“料紙”(りょうし), 正如和田維四郎所說, 古代書寫所用的料紙, 最初大部分是來自中國的舶來品。如從推古天皇時起, 日本也能造紙, 從正倉院古文書中詳細記述的各種紙張的製造方法來看, 恐怕是接受了中國傳來的造紙術, 日本纔有了自己的紙。從敦煌出土的經卷看, 其用紙與天平年間的寫經用紙幾乎難以區別, 這說明天平時期日本用紙大部分是舶來品。

當時的紙張是非常昂貴的。那時使用的紙張有白麻紙、黃麻紙、穀紙、斐紙、檀紙等, 皆用於寫經。還有被稱為茶毘紙的, 僅見於被視為聖武天皇真筆的寫經所用, 但它是舶來品呢, 還是日本專為書寫此等經文而製造的, 則不甚了了。到藤原時代, 則使用雁皮紙、唐紙等。其中唐紙是指從中國傳入的紙, 僅在藤原時代傳入日本, 其前後均無所見, 日本也有仿造的, 其精巧不讓於舶來品。^① 而雁皮紙, 或者雁皮紙上以雲母刷出唐草、花鳥等紋樣, 是用雁皮(かんぴ)造的紙。雁皮漢字又寫成“雁鼻”, 並不是大雁的皮或鼻, 而是一種主產於岐阜縣與滋賀縣的瑞香科矮樹, 是造紙的上等原料。

所謂“和紙”, 是日本古傳的手工漉製的紙, 主要就是雁皮、楮(こうぞ)、三桠(みつまた)等原料造的紙, 紙質柔韌, 美觀好用。楊守敬在《日本訪書記》中對日本紙在保存古寫本中的貢獻讚歎有加, 他說: “至於抄本藉用彼國繭紙, 堅韌勝於布帛, 故歷千年而不碎。”^② 他所說的繭紙, 是用蠶繭製作的紙。唐韓偓《紅芭蕉賦》: “謝家之麗句難窮, 多烘繭紙; 洛浦之下裳頻換, 剩染鮫綃。”楊守敬所說大體不錯, 其中或許也包括對和紙的誤解。

紙張 一張有字畫的紙稱為一丁(丁, ちょう)。和本、唐本等摺頁綫裝(袋綴, ふくろとじ)的書(所謂和裝本), 數其紙張數目時使用。在這種場合, 正反兩面就稱為一丁, 也就是漢語中所說的一張。

① 和田維四郎《訪書餘錄》(本文編 圖錄編), 京都, 臨川書店, 1978年, 頁48。

② 楊守敬撰、張雷校點《日本訪書志》, 瀋陽, 遼寧教育出版社, 2003年, 頁3。

在日語中,帖(かきもの、ちょう)是數屏風、和紙、海苔的量詞,也是數摺本的量詞。在數摺本的時候,一帖就相當於一件。

證本 證本(しょうほん),可引以為據的本子,可以傳遞來歷正當的原文、成為他本依據的本子。內府藏嘉曆本《論語集解》奧書:

此書受家說事二個度,故有先君奧書本,為幼學書之間,字樣散散,不足為證本。仍為傳子孫,重所書寫也。加之朱點、墨點,手加自加了,即累業秘說,一事無脫,子子孫孫傳得之者,深藏匱中,勿出閫外矣。于時仁治三年八月六日 前參河手清原在判。

於時嘉曆第二閏九月 體於加州白山八幡院玉泉坊書之 禪澄之

這些證本,就是家學的標準教材。在這一類證本的奧書中,有兩句話是不可或缺的,一句是不出閫外,一句是子孫永寶相傳。這種鄭重的叮囑,就是要告誡子孫後輩,外泄就是大錯,絕學則是罪惡。這樣的奧書,傳承的就不僅是證本的來歷,更是家學傳承的態度。或許也正是有了這種態度,這些久遠時代的本子纔能完好地保存至今。

摺本 日語中將採用經摺裝(將書頁反復摺合,整卷摺完,就變成重疊的長方形摺子的形式,在摺子的最前一頁和最後一頁,也就是書的封面和封底,再糊以尺寸相等的板紙或木板)的書,稱為“折本”(おりほん),也稱作摺本(しょうほん・しゅうほん)。經摺裝比卷軸裝翻檢方便,在唐以及以後相當長一段時期之內,這種摺子形式的書很普遍,因而在平安時期以及其後的寫本中提到的“唐本”或“摺本”,大都是這種從中國傳入的經摺裝的書。由印度等地翻譯過來的佛經,都是這樣,所以人們稱這種摺子為“經摺”,也就是與佛經有關係。室町時代的日本學人,還常常把從中國傳入的宋本書也稱為“摺本”。清原宣賢等人用這種“摺本”與自家世代相傳的抄本對校的時候,就將“摺”字省去右邊的“習”,用“才”來指代“摺本”,也就是新近從中國傳入的宋本書。

奧書 書寫於書本卷末的文字。奧書(おくがき),《日本國語大詞典》解釋說:“文書等書寫物用紙左邊末尾稱作奧,書寫在此處的文字稱為奧書,特別是寫本等末尾有關年月、書寫者姓名、由來等的文字識語。”《日本典籍書志學詞典》說:“圖書的末尾,記敘著述、書寫來歷、著作者、書寫者、所藏者等的緣起文字,是瞭解圖書傳來的重要綫索。在寫本の場合,通常奧書也要原樣抄寫,這時從原本中抄寫來的奧書,稱為‘本奧書’。奧書通常用於寫本,相當於刊本場合的‘刊記’。在現代圖書,是相當於版權頁(底頁、

版本記錄頁)。”^①

寫經的奧書,有些有願文的功能。如伯爵田中光顯氏藏《觀世音菩薩受記經》奧書:

朕以萬機之暇,披覽典籍,全身延命,安民存業者,經史之中,釋教最上,由是仰憑三寶,歸依一乘,敬寫一切經,卷軸已訖,讀之者以至誠心,上為國家,下及生類,乞索百年,祈禱萬福。聞之者無量劫間,不墮惡趣,遠離此網,俱登彼岸。

天平六年歲在甲戌始寫。寫經司 治部卿從四位上門部王^②

日語中把書後卷末的文章也叫“後書”(あとがき)或跋文。後書也可與奧書同義使用。不過,有時將所有後來添加的內容都叫後書,這就與奧書的意思不盡相同了。

袖書 與奧書相對的還有“袖書”(袖書,そでがき)。文書的末尾(左邊)稱為奧,與此相對,開頭的地方(右邊)就稱為“袖”,是原本執筆者以外添加的文字,內容多為確認本文趣旨的文字。

識語 識語(しきご),《日本國語大詞典》:“寫本、刊本等在本文之後或本文之前,記述有關此本的來歷、書寫年月等的文字。”義近於漢語的題跋。《漢語大詞典》、《辭源》均無此詞,但中國學者研究中已有使用。

傳承與校勘

校勘 日本書志學中的“校合”(きょうごう、こうごう),也叫“校書”(こうしょ、きょうしょ),是指將自古相傳的諸本進行比較分析,以決定原文當有的面貌的工作,也就是校勘。中日兩國都有校勘典籍的傳統,校勘方法雖有相通之處,在用語、點校方式上則有所不同。在日本校勘是和訓點結合在一起的,校勘主要解決文字正誤問題,訓點主要解決文字讀解問題,但兩者顯然是不可截然分開的。

由於日本學問的傳承方式自古以來以家族世襲的閉門傳授為主,所以各家有各家的傳承系統,格外強調保持學說的純正與系統,一家的學說概不外傳。這一方面造成了學術的封閉和固化,一方面也養成了學者的嚴謹有恒而不屑於隨波逐流的品格。神宮文庫本《尚書》卷十三奧書說:

① 版权頁,日語稱“奥付”(おくづけ)。

② 《訪書餘錄》(本文編 圖録編),頁119。

建長第八曆晚春十一日書點了，至此書者，以摺本書寫之，以古本校點之，凡虞、夏、商、周書者，壁中舊本，隸古之遺字也。雖然，改古字爲今字，唐本又如此，其上□高倉上皇御讀之本，又如此歟。（下略）

正和第三曆孟夏初五日，以家之秘說，授申生德才子，以十一代之學業終十三卷之詰訓，當時稀有者也。明經得業生清原長隆。

（上略）余偶得之珍藏有年，然今以爲希代之物，奉納勢州大神宮文庫，而貽萬世洪寶，表方寸微忱也。（下略）

貞享元年甲子夏四月上旬 島原城主從四位下主殿頭源忠房印^①

日語中還有“點合”“見合”等說法來表示校勘。如毛利本《呂后本紀第九》的奧書“延五正廿四辰書了，同年同月廿九日點合了”，“延五四一受訓了，學生大江家國”，“康和三年正月廿七日以秘本見合了，家行之本也”，“同年同月廿九日讀了”，“建久七年十二月十八日黃昏讀移了”，從這些奧書可以看出，書寫者是一邊抄寫校勘，一邊聽講讀書，所謂“點合”“見合”都有校勘過程。

“家本”“家說”“秘本”這些詞語，充分展現了這種一家獨傳、學不出門的排他性。雲村文庫藏清家本《論語》卷第十奧書：

此書文增減異同，多本共以不一同，以唐本欲決之，未求得之，專以當家古本取準的書寫之，卒終朱墨功訖。

永正九年二月九日 少納言清原朝臣御判

文字增減，年來不審。以數多家本，雖令校合，共以不一^揆。爰唐本不慮感得之間，即校正之處，相違非一，但古本之體法，今非可改易，仍脅注之兩存焉。就家說於無害之文字者，以朱消之，是又非憶（臆）說。黃表紙家本如此類有之，後來以此本可爲證者乎？

永正十七年九月廿三日 給事中清原宣賢^②

文中說“雖令校合，共以不一□”，其中最後一字祇可隱約看出像是“扌”，和田維四郎錄

① 《訪書餘錄》（本文編 圖錄編），頁 80。

② 《訪書餘錄》（本文編 圖錄編），未標頁碼。

以闕文處理,足利衍述《鎌倉室町時代之儒教》中的《皇朝傳本經籍奧書集》錄作“揆”,可從。日本寫本中的奧書是寫本最直接可信的資料,有一些尚未準確讀解,有待於今後系統研究。

朱筆、墨筆 中日典籍,均有經文墨書、注文朱書者。《經典釋文》條例有云:“今以墨書經本,朱字辨注,用相分別,使較然可求。”《五經文字》序亦云:“其字非常體,偏有所合者,詳其證據,各以朱字記之。”^①不過,此亦並非全然如此。如唐代《周禮·考工記》零本,就如同後世經注本,注文爲墨書雙行細字。日本寫本在對原本添加批注或校勘文字時多用朱筆以示區別。

置字 置字(おきじ),寫而置之不讀的字。漢語中表接續或語氣的詞在轉化爲日語時,沒有適當的詞與之對應,而可以用格助詞或詞形變化來取代這些詞的功能的,便在訓讀中略去。這些詞主要包括而、於、乎、矣、焉、也、兮等,也包括凡、抑、又、將等副詞或接續詞。京都大學圖書館藏清家訓點《論語》封底所書“置字大略不讀之,當讀之置字點之”,就是一般來說,這一類置字是不讀的,而有必要讀的時候,訓點者還是給它作了訓點。這樣,讀書的人遇到這些詞的時候,該讀則讀,不需讀的時候略過它就是了。

和敦煌寫卷研究一樣,日本漢文寫本研究者也必須精通文字符號系統。關於寫本中的訓點符號、圈發符號、重文號、省代號,筆者在《日本詩經學史》及其他論文中已有介紹,這裏一邊與敦煌寫本對照,一邊着重概述幾種常見的校勘符號。

見消 日語“見消”(みせけち),是對誤寫、誤記以及異文等文字進行訂正、注記的方法之一。爲使底本文字清楚,在旁邊點上一點,或者在上面畫上一條細綫,而在合適的地方補寫正確的文字或者異文。它既是正訛符號,也用作補注符號。

重文號 日文中的重文號至今仍在普遍使用。有=、々、ゝ、ゞ、ゞ、ゝ等多種形式。有的亦稱爲“踴字”(踊り字)。

封字號 ㄫ,日語讀作“しめ”。爲文書加封的時候使用,在封口上作爲“封”“緘”的省代字用。據稱由“封”字旁變化而來。至今仍有不少日本人有在信封口寫上ㄫ字的習慣。

×號 日語讀作バツ、ベけ。

方角號 日語讀作カク、シカク。

① 杉本つとむ《異體字研究資料集成》一期別卷,東京,雄山閣,1995年,頁56。

頓點號 表示占格，即空格無字。多見於雙行小字的注釋。兩行小字並列時，右邊的一行字尾尚有空，不再有字，補以頓號，以與前一行對齊。如高山寺本《莊子雜篇天下第卅三》：

判天地之美析萬物之理各用其一曲
故析判也、

卜字號 “卜”字號是分隔號與頓號的組合體，用於滅字，如伯 2618《切韻唐韵序二》：

九經諸子史漢三國志晉三國宋後魏周隋陳宋兩齊本草姓苑風俗通古今注
卜卜

文中“三國”兩字右側加卜字以示刪除。^① 在日本寫本中，也有以卜字號來滅字的，現代日本學者校稿時則用“トル”滅字。

分隔號 分隔號在寫本中使用廣泛，除了作為連字號在兩字中間表示其為一詞、不可分開解讀之外，還可在字的左邊，表示更改或有異文。

分隔號亦為專名號。天文年間古寫本《和漢朗詠集私注》用一分隔號貫穿兩字或三字中間，即為人名，貫穿於字之靠右邊，即為地名，兩條平行分隔號貫穿於字中，即為書名。如後江相公《山中自述》“商山月落秋鬢白，潁水波揚左耳清”，“商山”“潁水”皆靠字右有分隔號，而注文中開頭一句裏的“綺里季”等商山四皓皆有分隔號穿於字中。該寫本中的書名、篇名如《關中記》、《文選》、《思玄賦》、《世說》等，則以平行雙分隔號穿字中。

分隔號還可表示隨機省代。前文出現的字詞，正文出現過的字詞，或者常用的專門術語，均可用一條或幾條來省代。國立歷史民俗博物館本《倭聚類名抄》中，注文中出現所釋詞語時均以分隔號省代。^② 所釋之詞幾字，則以同樣數目的分隔號來省代。如所引書名中亦有所釋之詞，亦以分隔號省代。如雜藝類廿五的“投壺”一詞：

① 袁暉、管錫華、岳方遂《漢語標點符號流變史》，武漢，湖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頁95。

② 虎尾俊哉《國立歷史民俗博物館藏貴重典籍叢書》文學篇第22卷《辭書》，京都，臨川書店，1999年。